

郭小东 著

知青人信札



中国文联出版社

郭小东 著

知青人信札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青人信札/郭小东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1

ISBN 7-5059-3241-1

I. 知… II. 郭…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231 号

书 名	知青人信札
作 者	郭小东
出 版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晖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河北省满城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7 千字
印 张	14.125
插 页	3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241—1/I. 2452
定 价	22.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郭小东和吴重阳教授在冰心家中。



郭小东与冰心交谈

序

在我欣赏和钦佩的青年朋友中，小东是主要的一个。他那过人的精力和才华横溢，常常带给我意外的感觉。现在，当他把《知青人信札》的书籍放在我们面前时，又一次给了我一种意外的惊奇！因为我知道，他除了每周的学校讲课外，刚刚参加了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完成了一部 30 集电视纪实片《战后的一代》的解说词的写作；而同时，他还在领导和管理着一所自办的中等专业学校——海南现代科技工程学校。

以如此繁忙的诸多事情之余，竟又编出一本随笔散文集，怎么能不令人叹服！

最初认识小东，是在吉林延边的一次会议上，那时他还不满 30 岁，已是广东民族学院的教师。给我的印象是浪漫活泼，朝气蓬勃，在天池边爬山，在浑通河戏水，天真而充满活力。但我并不了解他的学识。此后不久，看到了他的《论当代心态小说》、《论岭南散文》的文章，而且似乎如火山喷发，他的文章一篇篇陆继发表出来，我几乎几天便可在报刊上看到他的名字。这些文章，后来集成《诸神的合唱》、《中国当代知青文学》、《逐出伊甸园的夏娃》等集子出版。

多次寄给我，都是厚厚的一大本。

而与此同时，又不断读到他的小说，短篇、中篇都有。1990年，他的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出版，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相当的轰动。此后不久，便有郭小东编剧的八集电视连续剧《中国知青部落》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这使我看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和追求。1994年，小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青年流放者》又出版。这次我除注意它的社会轰动和艺术追求之外，则是想：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而且坚持上课的小东，竟有如此用不完的旺盛的精力？而且我知道，与这些文学作品同时出世的，还有他经营的事业，先是在汕头与友人同办一所“中华培英学校”，后是自己在海南办了一所“潮之阳寄宿学校”——后改为海南现代科技工程学校。作为个人的民办学校，从资金的筹集，校舍的建筑、师资的聘用、招生的计划，甚至后勤生活的安排，都要自己奔走，张罗，这需要投入多大的时间和精力！可喜的是，小东的学校像他的学术、创作一样，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功。

我想，小东的生活经历是不是也可以当作一本书让人来解谈？

现在，小东的又一本书稿《知青人信札》摆在我的案头。我的问题小东何以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毅力，便又一次提出，但似乎又得到了某种解答。知青情结——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情感体验的表述，构成《知青人信札》的主要内容，而这，其实也是小东的小说和散文的基本内容。知青——这段具有时代特点而又曲折、复杂的畸形的历史，给予一代青年以多么深远的影响。小东在他的另一本散文集《南方的忧

郁》中曾经谈到他对在黎母山度过的二千个日夜的感受：“那是一种极端的修炼，从精神到肉身，大自然的声息和它悠长的历史，无论从哪一角度都给我以后的生活输进了莫名的、难以言喻的精血。神祇一般的圣洁与尊严的大森林，锻造了我对现代语言和人生感受的双重认识：主动的期待本身包含着积极的又非浪漫的实践精神；来源于人生体验和感悟的文学语言是为文学的至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这两者化为文学的人格。”

历经过大悲痛的人，才最能感受大欢乐；经过大苦难、大挫折的人，也最能顽强奋斗，成就大事业。这也许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同样，我们在《知青人信札》中所得到的，决不只是知青生活和情感的纯粹“再现”，而是充满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哲理思考的人生启示。可贵的是，小东在具体写生活，写人物的时候，总能融进个人的亲身体验和人生感悟，采取与读者作心灵的私语的方式，使我感到既深刻，又亲切。所以，我也希望读者也能采取一种友情交流的方式来读这本书，袒开你的心灵，来感受作者字里行间的那一份真情。于是，我们便也和作者一起，获得心灵的纯化和精神的升华。

小东把《知青人信札》的书稿给我看，让我为之作序，我自忖，较之小东臻于优美的文章，我拙劣的文字恐不会为书生色，但盛情难却，勉强写了以上的话。是为序。

吴重阳

1998.12.4

目 录

序 (1)

第一辑

山、窝棚与树 (1)

走失的小酒馆 (8)

自杀的星期五 (14)

往事之梦 (19)

生命的墓志铭 (34)

藤之桥 (37)

童年的大朋友 (42)

朋友邦澄 (45)

一个人的生命核能 (48)

潮汕有个茶博士 (54)

民生的奠基 (58)

塞外青城 (63)

第二辑

时间的空格	(67)
是旭阳也是落日	(69)
渴望陌生	(71)
即使不唱歌	(73)
命运的耕耘	(76)
失败是一个梦	(78)
终极的风景	(81)
无根的热闹	(84)
逃避欲望	(87)
极度空灵	(90)
没有船的帆	(93)

第三辑

天籁之声希声	(97)
生命的风度	(99)
黑色的亮丽的忧愁	(102)
殉道的绝响	(104)
在深刻的悲观背后	(106)
献给你阴晴圆缺	(108)
如歌的行板	(110)
永远的期待	(113)
八月的叙事诗	(116)

秋日的私语	(118)
生命的海市蜃楼	(120)
苇船：海边的祈祷	(123)
午后的旅行	(126)

第四辑

泰京并不陌生	(129)
潮州老店	(132)
漂在车背上的城市	(135)
无期的花季	(138)
“是乐”的生命法则	(141)
佛与花都	(145)
泰国的女仆	(150)
滞留的茨岗	(153)
富人的别墅	(156)
水边的棚屋	(160)
潮州阿叔	(163)
泰京发廊 ABC	(166)
找对车站搭错车	(169)
芭堤雅，芭提雅	(172)
做一回上帝	(175)
挽盛的海边	(178)

第五辑

寻找家园	(182)
请回家吃晚饭	(186)
女儿生日	(189)
永远的礼拜日	(192)
圣诞·马槽	(195)
绝不忽略	(198)
纸 鞋	(201)
昨天的太阳	(204)
不必拥有	(207)
把童年还给孩子	(210)
女性的走出与回归	(213)
伴侣的寻求	(217)
天然的成功	(220)
天赋的开发	(223)
琴 岛	(226)
守灯塔的老人	(230)

第六辑

致我童年的峡谷	(233)
寻找青石板	(237)
一个人的句号	(242)
在岛一边	(247)
西海无帆船	(253)

三桅船·荆棘鸟	(258)
半岛无河	(263)
落日时，我们再度旋宫	(269)
沙 灶	(274)
贝 叶	(277)
这里有一片椰林	(284)
黎母山的故事	(288)
讲女孩子故事的男人	(292)
渴望雨季	(296)
龙虎墙的倒塌	(301)
致王艺	(304)
最后的凭吊	(307)

第七辑

我们时代的作家	(312)
走出孔乙己	(317)
走出空漠	(322)
死亡的诞生	(325)
必然的丧失	(329)
东方式涅槃	(332)
无烟的焚烧	(335)
为永恒所累的于力	(341)
从此奇男已丈夫	(347)
林中空地	(352)
沉实的坚挺的透明	(358)
无风的颤动	(362)

序《潮汕短文精萃》	(367)
-----------------	-------

第八辑

我与批评	(369)
知青人信札	(372)
深巷落叶	(389)
生命中永恒的风景	(400)
无法了断之缘	(402)
我写《中国知青部落》	(408)
小乔初嫁时	(413)
阁楼与海	(416)
君临伟大的状态	(419)
男人女人与时间	(421)
本命年的蝉蜕	(423)

山、窝棚与树

余琼州，原名余宏州，男，49岁。25岁时当过知青连长。后当守林人、信用社会计，一生坎坷多病，但视一切为平常，坚韧地躬行于世，吃苦而不诉苦。

无论我用什么方式，我都无法准确涵示这个人的生命能量。他始终以一种非常平淡极不传奇但是相当独立的状态，流行于那一方寂寞有些悍野缺少色彩的土地。他对于时代生活，对于社会变迁，对于自己的人生选择，永远取一种理想主义的憧憬，像一个纯真的快活的孩子，期望太阳、月亮、星星永远与自己同在一样地期望着奇迹的必然诞生。他永远极端地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好，横逆与艰难一定难以持久。因此，不管遭遇什么不幸与坎坷，他都不曾气馁。他已经是一个接近50岁的人了。可是，他依然像一个孩子那样，对生活充满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激动情绪。好像生命于他是一口永不枯竭的泉眼，他得与这泉眼一样永生，一样旺盛。

当我以由衷的敬意怀念这个人时，我自然也就觉悟到一

种难以超越的精神境界对于人生全程的重要意义。并非所有的人生都能充分地体现这种意义。

他是我们这一伙知青中最年长者。那时我15岁，他已经25岁，不属老三届。他是作为居委会派出的知青领队与我们一起到黎母山去的，他那时本可以归去却自愿留在黎母山知青农场，自然也就成了知青连的连长。

因为患过肺结核病，1.8米高的个子瘦成一根电线杆。消瘦白净的脸上有一副深度的白框眼镜，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像芦苇一般在风中摇。他是法定的知青领袖但是缺少领袖的神采。人们敬重他但却可随意地与他调侃。他并不在意只是偶尔训斥几句，带着无限的笑意，于是训斥也便没有效果。

只要有他在，大家必定快活，仅仅因为他是最没有师道尊严而且极富玩笑因子的人。他砍芭的动作、极为认真虔诚的表情以及对工作庄严神圣的理解，都处处诱发了顽皮且百无聊赖的知青们的恶作剧。烈日当顶，精疲力竭，他自己也累得半死，可全没有让大家休息的意思。于是有人捂住他的眼睛，大家一齐搔他，他狂笑着扭成一团直往草丛中钻，滚得一身泥一身芒刺。于是只好停工休息。知青们喊着“乌拉”把他抬起来，一齐跌滚进河里去，直泡到太阳落山。芭也不用砍了。

那一年文革向纵深发展，大串连大批判如火如荼。知青们第一个反应便是回城里造反去。他劝阻无效只好尾随大流快快回到城里。时隔不久又统统被遣返回场，开始“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那天夜晚场部空地上点着大汽灯，

白呼呼照出一片雪亮来。想不到今晚批斗的对象竟是他。1.8米的瘦高条被压成喷气式，由两个知青架出来，顶着他的腰要他跪。他扑倒在地，全场静默，只听可见蚊蝇扑灯和汽灯的嗡嗡声。我想他这回完了，芦杆一般的身子不消多少时间便折断无疑。

只见他突如其来地挣扎着，大喊道：“我没有罪，为什么要我下跪？”他终于拱倒了两个压着他的知青打手，直挺挺地站起来。满脸的骄矜、愤怒和肃穆。所有的人都呆了。人们想不到他会作如此反抗，会有如此的力量。

他最年长，返城造反的罪责都算在他身上。可是他自认没罪，他没有鼓动大家回城造反，事实是恰恰相反的。于是他坚挺地站立起来。他必须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没有人再敢压住他。对他的批斗也奇迹般突然中止。想不到这个柔弱的人，却是一条硬汉子。这算得一个奇迹。

此后，他便被流放到一处非常边远荒凉的山地苗圃去。每天从山坳的小溪中挑水上山浇树苗。一个人在山上搭了窝棚。他从此在人们记忆中消失了。

第三年，有知青陆续病退、困退走了。那天山上来了一个黑不溜秋的人，这人就是他。他告诉大家，他已改名叫余琼州。大家一点也不惊奇。他本名余宏州，何以叫余琼州呢？黎族老乡余余难分，余叫起来顺，为使老乡方便，他便姓余，至于琼州，略表扎根的意愿。这三年间，他明显的苍老了。背也开始驼起。可是那片荒山全部布满绿树，同时为场里育出了近五万株嫁接过的橡胶苗。那一年，他35岁，依然单身一人，医生说他的肺病灶已消失，可以结婚。但是，

那座方圆不下五十里的荒山只有一个窝棚，他的窝棚。他自己好像也没有这种欲望。

没有情歌的荒山，不等于没有梦想。离他的窝棚二十里远处，小河尽头有一个苗寨叫荔枝仔。那儿有许多学龄儿童却没有学校，一所草屋里有黑板可是老师不知在哪儿。那黑板是用来摘抄“二报一刊”社论的。他毛遂自荐而去，一天步行往返四十里山路，三次涉过同一条河去给孩子们上课。老人和孩子都用一种疑惧的眼神迎接他。他笑笑抱起流鼻涕的孩子走进那间四面通风的草屋。照例是从“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教起。苗寨老乡听到这熟悉的神圣，恍然大悟，明白这人是毛主席派来的，苗寨从此有了老师了。从此苗寨有了孩子的读书声。教完书他给老乡义务记工分，然后打着火把回他的窝棚。

从没人说普通话的苗寨荔枝仔，从此有许多孩子说普通话。许多年后我去那儿采访，许多青年人都说着一一种令我惊奇又好笑的普通话——潮汕普通话。我想起了播种的余琼州的功劳。他把知识同时也把不纯正的语音一并传授给孩子们，但这总比没有好。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历史的证明。

他终于有机会离开他的山地了。前几年知青陆续招工、读书、回城，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不实际。将近40岁了，什么都没有他的份。这一回，县知青办一定要照顾他，调他到一个公社信用社去当会计。消息传来，苗寨的老乡们坚决反对，他们认准了只有余琼州是他们的贴心人。扬言若调走他，他们将永不接纳任何老师到寨子里来。出于尊重民族感情，县里只好作罢。